

懷

恩

師

## 嘉儀

一個清朗的仲夏日下午，幽雅在建中校園裡，柳鳴深樹，驅歌乍起，我滿懷難愁，無恨留戀的向那座巍峨的古老建築物，投以最後的一瞥，依依不捨地告別了我中學生活的樂園。在那兒，有我永難忘懷的師長，和青蔥骨肉的友朋，大樓旁邊那花園錦簇，草木葳蕤的花園裡，更曾埋藏了我一段漫長的青春歲月。而今，校園裡已幾度青草枯榮，杜鵑林也已數度花開花落，兩年了，我離開了那可愛的地方，兩年來，我無時無刻不縈迴繫念，這不僅因為我對這個值得驕傲的母校的濃烈感情，更重要的是在那兒，有着一位我永世難忘的恩師。幾年以前，我在他的撫愛培育下萌芽、茁壯，但歲月催人，我羽毛未豐，却已展翅飛翔，投入了另一個陌生的環境。從此，我的交遊廣闊了，視野拓寬了，我有了更多的師長與良友，可是我却時時感到若有所失，對這位白髮皤然的恩師的懷念也日益加深了。儘管曾有人說：「大學生活是人生的黃金時代」，但如果可能，我情願拋棄一切，重新回到南海學園那座橘紅色的古老建築裡，重享師恩的溫馨。

提起金鏡老師，在建中是無人不知，無人不曉的，矮胖而略嫌臃腫的身材，一襲卡其布中山裝，和一隻數大得驚人的近視眼鏡，就是他最大的特徵。先生原籍浙江諸暨，博學多覽，對我國古文學尤有高深的造詣，講授高中國文，並擔任導師職務。鑄融他大半生寶貴的年華，傾注數十年的心血精力，專心致力於這百年樹人的大計。數十年來，數以千計的青年學子，在他的培育下成長，在他的撫愛下茁壯，天涯海角，桃李遍布，無不對這位勞苦功高育教育工作者，有着深切的懷念與崇敬。

先生年逾耳順，兒孫繞膝，本可退休閉居，安享天倫之樂，但他以教育為畢生職志，決心在他有生之年，多為國家培育一些英才，因此，每當他的家人與畢業的學生們，誠懇的向他提出退休的建議時，他都微笑的拒絕了。多年來，他獨自居住在校園西南角，簡陋的教師宿舍中，粗衣淡飯，自甘其樂。

每天清晨，當晨曦爬上了那棟古老建築的欄干時，教室裡便斯續的飄出陣陣鏗鏘悅耳的誦書聲，這位精神矍鑠的長者，領導着一羣天真憨直的大孩子，正沉湎在美妙悠揚的詩歌旋律中，進行着「傳道、授業、解惑」的神聖工作。

先生學淵識博，自律謹嚴，燈下勤讀，輒至深夜，猶不肯休息。日常教學認真，講解清楚，絕不馬虎敷衍，批閱作業，尤其仔細，別字錯字皆難逃其法筆。以身教言教，視學生如子弟，愛護備至，

賞罰分明，絕不流於溺愛寬縱，或勉勵嘉許，或疾言告誡，受賞罰者莫不心悅誠服。若言其風度，則「望之儼然，即之也溫，聽其言也厲」，正是他最適切的寫照，故學生皆敬畏之如嚴父，而親愛之如摯友。同學受其偉大精神之感召，莫不奮發努力。先生雖已達六四之高齡，但身強體健，異乎常人。記得寫中國文課本，曾有韓愈「祭十二郎文」一文，內有「吾年來四十，而視茫茫，而髮蒼蒼，而齒牙動搖」之句，先生吟咏至此，輒釋卷莞爾，其意洋洋。

民國四十七年多，那時，我們都還是高中二年級的學生。有一次，趁學校放假之便，全班同學前往烏來旅行。那天，雨過初晴，山路泥濘，真是行不得也，但先生策杖而行，一路領先，連我們這些毛頭小伙子也自嘆不如。行抵山後，但見通天白鍊，倒掛於危巖之上，下有小池積水，大石遍布，水聲隆隆，霧滴瀰漫，同學皆紛紛尋徑而下，但因靠近瀑布，又濕又滑，很多人都摔成泥人。先生俯仰山光水色，豪興大發，也擬隨眾前往，適筆者在側，力諫不從，只得呼喊二三同學，前後扶持，先生扶杖上下，如履平地。當日青年遊客甚眾，見此老當益壯之情景，莫不肅然起敬。同學之中，當不乏目睹此事者，溯思及之，必會打從心底發出會心的微笑。

直到現在，我仍然深深的感到，聽金老師的講課是一種莫大的享受。他旁徵博引，講解生動，令人興趣盎然，如坐春風。試想在一個幽雅肅穆的環境裡，窗外是一片青翠，鳥語花香，教室內，數十學子正凝神靜聽一位白髮皤然的老教師的教誨，鏗鏘有力的聲音，在清新的空氣裏迴盪，這是一幅多麼美麗的畫面啊！在這一段值得回憶的日子裡，一件令人難忘的事情發生了，記得是一個晴朗的早晨，講台上，年邁的金老師，正在朗誦一篇課文，一篇描述大陸苦難同胞的文章，蒼老的聲音，照舊在晴朗的天空裡飄盪。慢慢的，這位感情激動的老教師，聲音沙啞了，滿佈皺紋的眼眶裡孕滿了晶瑩的淚珠，這位年高德劭的長者竟泣不成聲，久久不能自己。教室裡的學生，也都不自覺地熱淚盈眶，鮮血湧湧，義憤填膺，同仇敵愾的情緒，充滿在每一個愛國青年的心胸。學生們唯恐他過度操勞，常勸他多事休息，他總是說：「國家多難，前方正在浴苦戰，我們在後方的人，多流一點汗，又算什麼呢？」敬軍愛國之情，溢於言表，聞者莫不感動。

每天，當旭日東昇，與夕陽西下的時分，在建

(轉60頁)





# 金山青年營受訓記

沈邦珙

中國青年反共救國團舉辦的五十一年度大專院校社團負責人工作研習會，原訂於九月五日在金山舉行，適逢強烈颱風過境，延期至八日開始，十二日結束。九月七日下午二時，分別在車站前報到，乘專車直駛金山，車行二小時抵達金山營。

金山青年營是救國團、教育部、僑委會、美援會等幾構合建，專供青年短期活動，野營等租用的。從營門進入，一條平坦整齊的道路直通大廳，大廳位於營地中央，是一座特別設計的防颱建築，廳以屏風分隔為二，左邊是餐廳兼福利社，右邊是課室兼禮堂，廳前一片操場，正前方有升旗台，每天早晨旭日初升時，我們已集合成整齊的隊伍，注視着莊嚴美麗的青天白日滿地紅國旗冉冉上升。廳的右側有小道通至成功營區，六棟圓或圓形的營房是輔導委員及女司學的寢室，男司學分住六組帳篷，在廳後方。營的四周儘是蒼翠樹林，廳的正面，遙對碧波無垠的海洋，與蔚藍的天空連成一片，三五朵白雲飄浮其上，羣山肅穆，眺望之而心曠神怡。

此次研習會由主任秘書李煥先生主持，我們參加研習的共一百三十五人，分成六組，每組特聘年高德劭的先生任輔導委員，此外男生有教官，女生有女指導員，管理生活細節。每日晨六點起來，六點半升旗，接着晨唱，體操與讀訓，七點半早餐，八點上課，上午四堂，下午三堂，上午有半小時的課間活動，專門練跳土風舞，全體參加，圍成數圈，男女相間，音樂多為地方民謠，輕鬆愉快，隨樂起舞，和樂融融。上課科目有介紹救國團的組織及工作，如何領導社團活動，怎樣開會，怎樣編制預算，怎樣設計，如何實施等，講解青年心理分析，並每人實際作性格測驗，內容豐富生動。

九日上午十時菲律賓馬尼拉副市長一行自亞運

回來，順途蒞臨金山參觀，並開座談會，席間談及運事件，中非關係作客觀討論，氣氛極為融洽。日上午很難得請到兩位今年方從鐵幕逃出的國難專青年，血淚描述其親身經歷，大陸同胞忍飢餓的慘苦生活，令人聞之不覺泫然涕下。十一日下午蔣經國先生蒞臨，看到營區活動秩序井然，朝氣勃勃，頗感欣慰，他勸我們如今面對金山海濱美景，更應緬懷大陸錦繡山河，迅速完成反攻復業。

下午多為課外活動如土風舞，團體遊戲，大遊戲，偵察搜索以及游泳等，上山下水，走遍了山營區，晚間是交誼晚會，演講比賽，辯論比賽，營火晚會。第一晚的交誼晚會，使原本陌生的相互認識，認識的更加熟悉，第二晚的講演比賽，題目各異，每位不同，例如有以南京市長身份在光復後的國慶日演講，有以參加國際青年會議主席身份致詞，有以中秋節勞軍團長講話等，第三晚的辯論比賽的代表們一個個口若懸河，妙語如珠，風趣生，精彩絕倫，有以表情見佳，有以聲勢取勝，人分不出孰優孰劣，孰高孰低，真是將遇兩才，均力敵。最後一晚營火會也是惜別晚會，離情滿，不勝依依。

這次研習會會員，來自全省每一大專，有台師六，成大，政大，中興，法商，工專，淡江，家專，東吳，銘傳，靜宜，東海，世新，海專，專，中山，高醫，中醫及本校等，不下二十餘校。感謝救國團安排這個機會使所有學校代表共聚一堂，感謝老天助興，五日來莫不是風和日麗，秋高爽爽的晴天天氣，使我們充分享受了五天郊外生活，更感榮幸能代表本校參加這第一次在金山舉辦的團負責人工作研習會。

(接59頁)

中昇降旗的國歌聲中，一位凝神肅立的老教師，會以蒼老雄壯的宏大聲音，唱出他對國家，對領袖的忠貞，在響徹雲霄的國歌聲中，蔚成一股中流砥柱的主角。他，就是建中青年永難忘懷的金鉞老先生。

麥克阿瑟將軍說：「老兵不會死，他只會慢慢地凋謝。」是的，老兵不會死，金老師——這位畢生盡萃於教育事業的老鬥士，也永遠不會死。春風化雨，數十年如一日，他燃燒了自己，來照亮別人。他是一位倔強的老人，儘管他永不服老，可是事實

上，他是在慢慢的凋謝了。在那鏗鏘的聲調與莊嚴的精神後面，我察覺到他鼻梁上的眼鏡，日益增加了，教科書與眼球間的距離，也更加接近了，我們都深深的憂慮着。

長夜夢回，懷念恩師，更覺先生「仰之彌高，鑽之彌堅。」我深深的感到師恩的浩大，自愧無從報答，徒增了無進益，有負恩師愷切的教誨，與殷切的期望，只得懷着十分恭敬的心情，撰寫此文，聊表我懷念恩師的一片深情。願天佑吾師，永遠健康快樂，臨着拂骨晚風，仰首天際熠熠繁星，我虔誠默禱着。